

〔苏〕冈察尔著

圣母之光 SMZG SMZGSMZG

SHENG MU ZHI GUANG

沈 江 李荫寰 刘吉成译



〔苏〕冈察尔著

圣母之光
SMZG
SMZGSMZG

SHENG MU ZHI GUANG

沈江 李荫寰 刘吉成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Олесь Гончар

ТВОЯ ЗАРЯ

(根据苏联小说报1981年第15、16期译出)

圣 母 之 光

(苏) 冈察尔 著

沈 江 李荫寰 刘吉成译

责任编辑: 郭鐸权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8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75 插页: 2

字数: 344000 印数: 1—2650

ISBN7—217—00408—X

I·167 定价: 4.70元

新书目: 88—52

作家和作品

当代苏联文学评论家在评介冈察尔的文学著作时指出，他的作品语言优美，富有诗意与幽默感。浓厚的民族气息和民族色彩使作家的创作紧紧和乌克兰大地，乌克兰民众拥抱在一起。作家强调基于现实、基于生活真实的浪漫主义，更能使他的作品富有生命力，富有情感和人性。

苏联乌克兰作家奥列西(亚历山大·捷连契耶维奇)·冈察尔(Гончар, Олесь Александр Терентьевич)，1918年出生在一个乌克兰农民家庭里。30年代曾任区报、州报的新闻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幼年丧母的冈察尔，家境十分清贫，残酷的现实生活给他的少年时期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他自幼勤奋好学，中学辍学后，在逆境中没有随波逐流，苏维埃政权给这位不甘沉没的青年以多方面的帮助。1938年，冈察尔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星的微笑》在州报纸上发表后，老作家们看到了这位未来作家的艺术气质。这虽然不是一篇上乘之作，却抒情、优美、真实，从心底里讴歌了自然和人。乌克兰的土地和任劳

AAF 76 / 06

任怨的乌克兰人在他的笔下已经跨越了谢甫琴柯时代。无论是小说的内涵和魅力，还是主人公的命运和时代气息都在与时代同步。冈察尔终于成为蕴藏在乌克兰文学土壤里的一颗富有生命力的、正在暴芽的种子。同年秋天，作家进入哈尔科夫大学文学系深造，一面奋力创作小说和诗歌。

残酷的战争使作家震惊不已。冈察尔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反击法西斯强盗的卫国战争。他和战士们一起，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英勇杀敌，和争夺生命的死神顽强击搏。5年的战壕生活锤炼了冈察尔，为他以后的创作开辟了另一个天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作家回到课堂，在德聂伯罗彼得罗夫结束了自己的大学生涯；同年，冈察尔被录取为乌克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28岁的冈察尔成了一名专业作家。从1952年至以后的19年中，他担任乌克兰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主席。

才华横溢的冈察尔是一名多产作家，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写下了40多部文学作品。作家的主要作品有《擎旗人》三部曲：第一部《阿尔卑斯山》，1946年问世；第二部《蓝色的多瑙河》，1947年问世，该书于1948年获苏联斯大林文学奖金；第三部《金色的布拉格》，1948年出版，翌年获斯大林文学奖金（斯大林文学奖金后易名为苏联国家文学奖金，仅次于苏联列宁文学奖金——编者注）。三部曲以苏联卫国战争为题材，讴歌了正义与无畏。

1952年，冈察尔的中篇小说《塔甫利亚》问世，它塑造了在血与火的残酷战争中一位为国捐躯的女英雄形象。1957年，作家完成了《塔甫利亚》的续篇《断沟》，作品以深邃的艺术魅力赢

得了读者。1960年，冈察尔的长篇小说《人和武器》问世，文学评论界指出，作家在长篇小说中探求了人，人性，人的永恒的存在价值。1962年，《人和武器》荣获谢甫琴柯文学奖金。《大地在咆哮》、《彼列柯普》、《大教堂》等长篇小说，作家取材于乌克兰的历史、战争与现实生活，描绘了人与战争，人与建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精神世界。

1963年，冈察尔的系列短篇小说《小铃铛》问世。作家以优美的文学语言，崭新的写作技巧，纯熟的艺术构思赢得了苏联少年读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喜爱。1964年，《小铃铛》在列宁文学奖金评委会上全票通过获奖。

长篇小说《圣母之光》问世于80年代初。小说把道德和爱国主义这两个重大的艺术构思熔于一炉。它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的称赞。苏联著名文学评论家诺维钦科指出，作品通过主人公扎鲍洛特内和他的朋友的生活经历表现了时代和人的信念和哲理，“以自己的希冀、爱与信任使读者激动不已。是当代文学意义深远和出色的现象。”评论家奥泽罗夫认为，小说的主人公在童年、集体化运动的年代和卫国战争中经受过种种磨难，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人性和对生活的信念，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对明天充满喜悦。

冈察尔一直把高尔基发出的“一切在于人本身，一切为了人！”这一人道主义号召视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基点。长篇小说《圣母之光》的深刻艺术内涵使作家的这一创作出发点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编 者 1988年5月

目 录

作家和作品.....(1)

茫茫白雪.....(1)

第 一 部 千里迢迢朝圣母.....(29)

第 二 部 信号灯前.....(321)

茫茫白雪

扎鲍洛特内以后一辈子都会说，世界上最忠诚的人当然是孩子；而且他这样说，似乎毫无讽刺之意。他还会说，他的性命就恰恰是草原上那些可爱的孩子——农村孩子救活的。当时，已是暮色苍茫，孩子们在野兔藏身的芦苇下面发现了他这个被击落的英雄飞行员，把他放在一块粗麻布上拖回村里，给他们的母亲平添麻烦……

那年秋天，这片灰色草原的上空一再发生空战，扎鲍洛特内也多次出现在这里的天空中，带领一队歼击机，掩护自己的同伴轰炸他们非常熟悉的乌兹洛瓦亚车站。这个车站位于平原地带，站里停满了敌人的军用列车。轰炸完后，他们飞过第聂伯河，回到战地机场，当地就留下了一座座火山。这时，周围农庄里的孩子们就跑到车站来看被炸毁的景象，看草原上的这些庞贝城^①在火焰中焚烧。还没有被征募的小伙子们和姑娘们

① 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古城，于公元一世纪被火山焚毁。——译者注

藏在破烂不堪的果园里，心里高兴得怦怦直跳，贪婪地观看着油罐车怎样爆裂开来，被炸得粉碎的法西斯军用列车怎样在每条铁轨上燃烧，烧得通红的铁轨怎样竖立起来，而军用列车本来是要沿着这些铁轨把他们送往那个可诅咒的德国去的！草原上的年轻人——还没有长胡子的小伙子和没有被人吻过的姑娘们，心里感到，乌兹洛瓦亚车站这儿的火海决定了他们的一切，因为，他们未来的命运难道不是正在从这堆烧得通红并翘起来的钢铁中脱颖而出吗？熊熊的火焰和内心的激动，使姑娘们的面颊变得绯红。他们回家时，十分兴奋，有时甚至还有收获，能带回一些烧化之后结在一起的红黄色糖块。这些糖块仿佛是自己人——第聂伯河对岸的大无畏的雄鹰们赠送给她们的礼品。

正象这样，有一天晚上，索菲卡也是十分兴奋地回家了，车站烈火的灼热还没有从她脸上散去。她在漆黑的夜色中刚一跨进院子，弟弟森奇克就倏地从屋里跳出来，告诉她一个使她大吃一惊的消息。弟弟用他那整个草原都听得见的耳语声鬼鬼祟祟地说：

“我们家有个飞行员！”

她感到，仿佛弟弟说的是：“我们家生了个小孩！……”

屋里乱哄哄的。母亲和村里的大婶们正围着一个人忙个不停，给他擦洗。一个青年男子沾满血污的身体不寻常地闪露出来。索菲卡顿时窘得面红耳赤，拼命往屋外跑。姑娘揣在怀里的糖块还是暖呼呼的，到了黑暗的院子角落里，方从毛衣内滑脱出来，咚地掉入杂草丛中，把她的弟弟吓了一跳。索菲卡同

森奇克两人吃着从车站那里得来的战利品，一直坐到半夜，听着树叶夜间被风吹得簌簌作响，警惕地守卫着自己的家园。这时，家里正洋溢着另一种气氛：大家都在为飞行员操劳。

很久以后，索菲卡已经当起护士来了，习惯了新的情况，正要陪着这个被救活的飞行员消磨晚上的时光，他忽然对她说：

“你们这里的男孩子真不错……妇女就更不用说了！……只不过关于我个人，是不是谈论得太多了？”

“谁也不会出卖您的。”

“您为什么这么有把握？”

为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可就是有把握，仅此而已……归根到底，这是件司空见惯的事。那时，有多少飞行员降落在树林中、草原上、沼泽里，杳无踪迹，使在远方机场白白等待他们的同伴们一次又一次悲伤不已……而这个奄奄一息的飞行员，却命中注定要来到这里，来到乌兹洛瓦亚车站附近的草原农庄。这个农庄饱受风灾之苦，不知谁在什么时候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翠林村。可是，哪里有什么树林：村子周围只见一片高高的杂草，约有十来户人家，房屋相互紧靠在一起，任凭四面八方的风吹袭。有些人家门前栽了杨树和槭树；屋后，按照传统习惯，种的是樱桃树。村里有两根水井吊杆（有一根吊杆的尾部系着一块挺大的石头，作为坠子；在这黑土之乡，不知它是从哪里来的）。离村子远一点，便是畜牧场，占有一块长长的歪斜地段。翠林村这个小天地的景象就是如此……有些人的夏天是在畜牧场度过的，可村里也有不少人恰恰是在车站工

作，一辈子往来于车站和村子之间，尽管距离相当远，并不是近在咫尺。索菲卡从记事的时候起，就通过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同乌兹洛瓦亚车站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她父亲在车站当火车司机，而火车司机的生活谁不知道：在家里呆不长，住一住就走了，每次出车前还得去检查身体，领取路条……在她看来，父亲永远是在那里工作。每次下班回家时，他提着一个满是油污的小箱子，里面装有一些小礼物。1941年秋天一个极其悲惨的夜里，正当草原上狂风怒号的时候，乌兹洛瓦亚车站把父亲叫走了。索菲卡惶惑地同他告别后，又追赶了他很久，在黑暗中高声喊叫，说他忘记了带手表……到处一片漆黑，无人答应；没人听见这声音，也许是父亲装作没听见。如今，父亲的表成了家里的纪念品，挂在碗柜旁不停地走着，好象在等待主人归来而计算着时日分秒。索菲卡的父亲在那个秋天，把最后几列军车中的一列开往东部地区，是夜间开走的，令人忧伤的汽笛声响彻了整个草原。从那时起，他在这个屋子里给人们留下的只是怀念的柔情和离别的痛苦，只是没完没了的等待……母亲夜间听到敲窗声，不知跳起过多少次，原来却是樱桃树枝打在窗子上发出的响声……

母亲已经衰老了，女儿也长大了，只有她们的等待却是依然如故，没有什么不同。可是，自从孩子们在翠林村的芦苇中发现的那个飞行员来到了这里以后，索菲卡生活里的一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在，有人要她搭救、由她照顾，她为他经常担惊受怕，夜间一听到响声就吓得发抖，每天都得提高警惕、忐忑不安，同时，心里又总是感到充满了一种从前没有体验过

的温暖和希望。尽管他来到这里时的情况很悲惨，但他来自那另一个世界，众目瞩目的世界，而且，他出现在这里，在丧失了权利和老在等待着的人们之间，这本身似乎在催促着一种必然要出现的情况早日到来。飞行员一来，就使他们的生活十分充实了，从那时起，村里的人们开始有了新的时间观念。尽管并没有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也不是人人都真正了解他的行踪——他在什么地方，在谁家里，今天是哪一家在掩护他，可是，大家都猜得到：确有其人，他就呆在附近不远，在他们中间……有时候，那些尽力从死神手中夺回他生命的妇女们聚集在他身旁。这时，他甚至从这些救命恩人有点粗鲁的玩笑中也觉察出，对他们说来，他呆在这个不受任何法律保护的、孤零零的草原农庄里，这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事，因为他的降落，对于人们似乎正合时宜，它带来了一种类似快乐的东西：你好象能帮助他们每个人更好地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的本性，使老老少少有理由联合在一起，使这些好说话的女人个个都可以在日常的、微小的自我牺牲精神表现中显露才干。他注意到，她们起初甚至装作对孩子们生气，嚷道：你们是从哪儿把这个不幸的人拖来的？现在，这么多麻烦落到我们头上！由于他，我们可能受害，只要警察发现我们隐藏的是什么人，就会要我们的命。哪怕在杂草丛中找到个有小胡子的人也好，可他连眉毛也没有，浑身是枪眼，把我们的亚麻布全拿来给他包扎都不够用，……搭救他的这些妇女，有时又从唠叨、埋怨和佯装不满一下子想到未来——我们的队伍回来时会说：喂，出来让我们瞧瞧，你们在这里表现得怎么样，也许不怎么样，我们可并

不是不怎么样，看吧，我们救活了一个什么人，就凭这一点，你们也得给我们每人发一枚奖章，难道不是吗？

不过，要达到这种想⁴的境地，还得再过一段时间。现在，当索菲卡同受她保护的人单独在一起时，他偶尔也对她讲出自己的担心：

“听说，你们这里有人当了伪警察，是吗？”

“那个人是不会讲出来的。小伙子们吓唬过他，说要是他过分卖劲，多管闲事的话……一句话，让他闭口不讲，要不然，就会和加朋牧师的下场一样。这里有过一个家伙，到处乱窜，东打听、西打听……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加朋牧师……”

“他现在在哪儿？”

“一去不回了，您别害怕。”

“我倒不是胆小，不过，还是……”

“我懂。因为您除了自己，现在还得为我们着想。”

“正是这样。在各种危险面前，我好象是你们的 全权代表……”

“所以，全权代表同志，请别担心……”姑娘的眼睛里露出了微笑，嘴唇却紧闭着。

他问的那个伪警察，确有其人，不时来翠林村看看。上学时，与索菲卡同班，谁会想到荒乱年代一到，竟成了这种小人。可是，他的日子也不好过：总是惶惶不安，没有片刻安宁……从衣袖上戴上那块警察布片子起，就处处碰到惩罚、报复，眼神老是惊恐不安……大婶们唾弃他，母亲也咒骂他：“你干吗做这种事？谁会来为你洗刷？”每次一杯烧酒下肚之后，他更困乏

无力，这时，这个“你们的一我们的”（村里人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外号）甚至会在姑娘们面前挤出几滴忏悔的眼泪，说道：“我知道，我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了。你们的一我们的人们一回来，就会绞死我，可是，为了什么呢？我现在就猜得到，你们有一个秘密，你们避开我是有原因的。不过，我可不会讲出来！我闭口不谈！姑娘们，你们看怎么样？这样做，你们的一我们的人们以后总该减轻一点我的罪过吧？”

索菲卡一面说，一面滑稽可笑地模仿着那个出卖灵魂和讲话口齿不清的家伙。

“真讨厌，自己有罪过，还老缠着别人……”

“索菲卡，也许他不过是对您有好感！”

“他这个坏蛋是打算插一手，”索菲卡不想多谈这件事，就对飞行员说，“今天还给您念书吗？”

有时候，她晚上在闪烁不定的油灯照耀下念书给他听，最常念的是某个诗人的诗歌。如果到后来伤员瞌睡了，他就在旁边坐着，静静地守候着，眼睁睁地瞧着他睡觉和做飞行员的梦，前线作战的梦，也许是做战前生活的梦。第二天早晨，她问他道：

“您梦里说的是什么语言？”

“我真的说梦话了吗？”

“我一点也没有听懂……是一种我完全不了解的语言。”

“是孟加拉语吗？”飞行员笑着说。

“你们学校里还学这种语言？”

“这是教学大纲以外的课程……还是在工农速成班的时候，

我脑子里就闪过一个念头：好，让我来学学孟加拉语吧！……要是有人问，你干吗学它，我恐怕也回答不出来，不过……世界上的各种语言都想学学，好听懂所有人们的讲话。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的……”

这个不久前的大学生脸上突然出现了一丝愁云，此时，索菲卡感到他多么亲近，多么知己啊！……他本来希望能阅读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原著，向往听到不同语言的音乐，哪怕是极为遥远的、天涯海角的语言也罢。可是，事与愿违，他却不得不在这里听着风声，那令人烦恼的语言，大风夜里把烟筒吹得呜呜叫，使人不安，把窗板刮得呱嗒呱嗒地响个不停……索菲卡从外面回来时，飞行员往往问她听见了什么没有。她非常清楚，他指的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没有听见，没有看到从第聂伯河那方面发射照明弹吗？但是，她暂时还说不出任何能使他感到慰藉的话，只能说：夜间刮风，天上布满乌云，哪里也没有照明弹，也没有星星，只有月亮偶尔露一下脸，它在乌云中缓缓地穿行，现出一副生气的、臃肿的样子……

后来，有一天夜里，突然下雪了。清晨，极目远眺，到处一片白茫茫。天气变冷了，冷得什么声音听起来都很响亮。这时，远处传来了一种声音，它是大家在这里侧耳细听，不知渴望了多少个日夜才盼来的……

大炮、坦克轰鸣起来，真是响彻云霄，激战了一整夜。通宵达旦，大地都在钢铁滚动声中颤抖。草原上空，照明弹一直朝乌兹洛瓦亚车站和更远的地方飞去。隆隆声，口号声，不绝

于耳。在这一片轰鸣中，军队乘胜前进的喊叫声，淹没了一些人的哀号，也有些人还在用最后的、别人听不见的痛苦声，向寒冷的、挂着一弯明月的苍天呼救。

战斗终于过去了。

光芒四射的太阳在天空中升起，照耀着大地的积雪，令人目眩。无边无际的白色草原上，点缀着许多烧坏了的、永远停滞不动的坦克。坦克履带的轨辙纵横交错，布满了整个草原。草原上许多冰冻的尸体，被坦克深深地压入雪中，几乎看不出来了。雪地里到处还有照明弹降落时用过的小降落伞，它们是一种不吉祥的明灯留下的可怜的残骸。夜间，这里点燃过无数盏这样的明灯，用一种不自然的、令人恐怖的亮光照着一场极其可怕的夜战。

一片沉寂，万籁无声。

世界仿佛人烟绝迹，一切都静止不动了。只有一个黑点与草原农庄分离开来，在白茫茫的原野上慢慢地移动：这是翠林村的妇女用雪橇拉着从死神手中夺回来的飞行员。索菲卡的母亲和他们的邻居瓦西利娜大婶，弯着身子不慌不忙地在前面拉绳，索菲卡跟在后面，目不转睛地望着雪橇，有时帮点忙，推两下，有时干脆看着，不让在钉住的木板上安放好的襁褓“婴儿”在雪橇忽然滑向一边时掉出来。她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积雪已经结冰，有的地方象玻璃一样滑。

一路上，两个妇女一边使劲拉着雪橇，一边不时弯腰捡起雪地上勉强可以看得出的小块白绸子：难道可以让这种绸子白白地浪费掉吗？用这些小绸降落伞能做很漂亮的小手帕送给别

人用哩！

“索菲卡，咱们的婴儿怎么样？”瓦西利娜冷得眯起眼睛，转身向姑娘问道，“当心点，别让他的鼻子冻坏了……要是冻坏了，我们会犯过错的……”

他也确实象个婴儿似的躺在雪橇里，身子周围紧塞着破烂布，脑袋裹在绒制的长耳风帽里，谁也猜不出这是个大人。飞行员身上盖的是一件未挂面子的祖传旧皮袄，四面往下掖得很严实，皮袄上放的是飞行员的图囊，如同委任状一般——这是村里的智者亚罗什大爷出的主意，要是碰上了谁，一看就知道运送的是什么人。

全村人都出来送别他们搭救的这个捡来的人。男孩子们护送着雪橇，快活得很，吵吵嚷嚷地往田野里跑去。尽管寒风凛冽，他们还想不断地向前跑。这时，大人却叫他们回去，因为不知道雪橇要走什么路，说不定还得渡过第聂伯河，才能给这个被打落的雄鹰找到适当的栖身地……两个拉雪橇的妇女因为有这样一个乘客而感到自豪。索菲卡更是心花怒放：总算把他保护下来了！由于要救这个飞行员，人们团结起来了，极大的风险和连环保的作用使他们更亲近了。雪橇在难走的雪地上滑行，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两个妇女的毡靴踩在雪里，也咯吱咯吱作响。她们的毡靴，是按照敌人占领期间时兴的样式，用汽车内胎的橡皮滚边，由一个从克里沃伊罗格来的鞋匠做成的。

两个妇女时而用戏谑的口吻相互责备对方，埋怨说，你这个拉套的总是撞驾辕的，然后又把话题一下子转到他身上，开